

话语标记“这不”“那不”研究

[中國]王英丽* · 严英旭**

目录

引言

- 一. 话语标记“这不”、“那不”的界定
 - 二. 话语标记“这不”、“那不”语法化的过程、动因与机制
 - 三. 话语标记“这不”、“那不”的语用功能
- 结论

引言

话语标记语是一种常见的在话语理解中起引导和制约作用的词或短语。话语标记语传递的不是命题意义或语义意义，而是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起程序性意义，是话语信息组织的一部分，从整体上对话语的构建和理解产生影响，具有动态的语用特征¹⁾。(Schiffrin, 1987) 话语标记语这种语言现象正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对话语标记的使用模式和功能分析则构成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而汉语的话语标记研究则相对滞后。

汉语话语标记语“这不”、“那不”虽然在口语交际中频繁出现，但作为话语标记语的“这不”、“那不”却始终没有引起很多学者专家的注意。语言是交际的工

* 中国烟台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讲师

** 韩国全南大学中文系 教授。(交信著者)

1) Deborah Schiffrin是以话语连贯或社会互动理论，采取互动分析和变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话语标记语的。他认为话语标记语被定义为依附在句子中的、非独立的、用来分割话语单元的话语成分，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

具，为了成功地达到准确而有效地交流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重视话语标记语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话语，运用话语。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不”、“那不”做一个详尽的考察。本文语料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北大语料库。

一. 话语标记“这不”、“那不”的界定

话语标记语是在语言中不影响句子真值、只表达态度或步骤意义的语言成分。国外学者常把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缩写成DMs。由于学者们所依据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不尽相同，因此语言学界对DMs(话语标记语)的界定等问题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²⁾。但学者们对DMs的基本特征已达成共识，即：①功能上具有连接性；②语义上具有非真值条件性(话语标记的有无不影响语句命题的真值条件)；③句法上具有非强制性(话语标记的有无不影响语句的句法合法性)；④语法分布上具有独立性，经常出现在句首，不与相邻成分构成任何语法单位；⑤语音上具有可识别性，可以通过停顿、调值高低等来识别。

一般来说，在口语交际中，只要具备上述五个特征的口语表达式，我们都会考虑把它归为话语标记语。现在我们来看看现代汉语话语标记语“这不”、“那不”。

2) 据冉永平(2000)，“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话语标记语，有的学者对一系列话语标记语进行整体性研究，而有的则专注于个别话语标记语的研究，并赋予它许多不同名称，如：语义联加语semantic conjuncts(Quirk, 1985)、语句联系语sentence connectives(Halliday & Hanson, 1976)、语义联系语semantic connectives(Van Dijk, 1979)、外加语标记disjunct markers(Jefferson, 1978)、话语标记手段discourse signalling devices(Polanyi & Scha, 1983)、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s(Schorup, 1985)、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s(Schiffrin, 1987)、语用构成语pragmatic formatives(Fraser, 1987)、话语联系语discourse connectives(Blakemore, 1987, 1992)、话语操纵语discourse operators(Redeker, 1990, 1991)、语用表达式pragmatic expressions(Erman, 1987)、提示语cue phrases(Knott & Dale, 1994)、语用标记语pragmatic markers(Schiffrin, 1987; Fraser, 1989)等等。

1.1 话语标记“这不”的特点

- (1) 用不了三、五年，恐怕还会有别的商场、商城更赛“燕莎”，不过，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商业在迅速发展吗？
- (2) 同学问他司机怎么还没来，他朝一辆三轮车招招手，笑呵呵地说：“这不来了吗！”
- (3) 去年他们买了车，一边跑运输，一边忙活自家的活，收入增加不少。这不，家里有了底儿，媳妇也就进了门。

例 (1) 中的“这不₁”结构层次为“这/不/……吗？”是非固化形式，从意义上看，“这”和“不”都具有真值语义：“这”的作用是称代，所指对象存在于上文，本例中“这”指代“用不了三、五年，恐怕还会有别的商场、商城更赛‘燕莎’”，而“不”是构成反问句的否定副词，有强调提醒语用义³⁾。我们发现这些语用意义的实现都需要一个认知前提，即说话人刚刚收到的信息在某方面与他原有的认知倾向不符。例 (2) 中的“这不₂”为固化形式，但从意义上来说，“这”也有实义，其功能也是称代，所指对象存在于言谈的现场，如本例中“这”指代“三轮车”，而且说话人说“这不₂”时，一般会伴随某种动作或眼神来指向“这”所称代的具体事物。例 (3) 中的“这不₃”才是我们所说的话语标记。

1.2 话语标记“那不”的特点

- (4) 我终于看见了她。啊！那不是吗？妈妈头上披的金发，脚下厚底的布鞋，那双干活干粗了的手。
- (5) 谁心里都明白，乐队必须把小五这个主唱换下来，但谁又好意思开这个口呀，那不更伤他的自尊吗？
- (6) 村里还办了卫生室，小毛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那不，老县委的

3) 邵敬敏 (1996) 认为，反问句可以表达提醒、责怪、困惑、反驳、催促等语用义。

院子如今是滕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了。

例(4)中的“那不₁”结构层次为“那/不/……吗?”是非固化形式,“那”和“不”从意义上看都具有真值语义。本例中“那”指代“头上披的金发,脚下厚底的布鞋,那双干活干粗了的手”,而“不”是构成反问句的否定副词。例(5)中的“那不₂”为固化形式,“那”也有实义,其功能也是称代,所指对象存在于言谈的现场,本例中“那”指代“把小五这个主唱换下来”。例(6)中的“那不₃”是我们所说的话语标记。

由此可见,话语标记“这不”、“那不”都具有连接作用,其主要表达功能是引出后面的话语来证明前面的内容,使用有一定的框架,必须有前段和后段,其前段可以是现实句,也可以是非现实句,但后段一般是现实句。“这不”、“那不”来源于部分反问句中的“这不是……吗”、“那不是……吗”,“是”的隐退是一个重要动因,“吗”的脱落为其最终形成提供了可能性。

与话语标记的以上特点加以对照,“这不₃”、“那不₃”显然具备了作为话语标记语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把“这不₃”、“那不₃”归为话语标记语一类⁴⁾。

二. 话语标记“这不”、“那不”语法化的过程、动因与机制

根据对前面语料的考察,“这不”、“那不”最初是在反问句中以否定形式表达肯定意义,后来先后发展出提醒、强调、引出下文的用法,是历时语法化过程中新旧层次叠加的结果。从共时的角度看,话语标记“这不”、“那不”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句法和语用现象频繁出现于口语交际中,作为日常语言来表达语法关系的重要手段。而“这不”、“那不”的来源、构成和语法化过程完全一致,这是内在相似动因和机制起作用的结果。

4) 文中出现的“这不”、“那不”共有3类,本文只论述作为话语标记出现的第三类“这不₃”、“那不₃”,为简便起见,下文均写作“这不”、“那不”。

2.1 “这/那不”的语法化过程

指示代词“这”、“那”与否定词“不”原本是两个独立的词，常见于如下例句：

- (7) SARS也给了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关爱、帮助他人的机会，这不是因为他们拿到钱或有人命令他们去做，而是因为人的善良本性。（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 (8) 没有一个挣百万元的人会说，他真的需要这么多钱来生活。这不是财富的意义。财富是用来衡量你在工作中价值的一种方法。（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 (9) 他不久前对新华社记者说，欧盟对华敏感技术和军售禁令早已过时，这不是他的个人观点，而是欧盟国家大多数同行的观点。
- (10) 阿加西明确表示：“退役还没有列在我的日程表里，那不是我的本意。即使作出退役决定，我也希望那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 (11) 在接受广播公司采访时，沙拉比却拒绝承认他接受了美国的资助。他说：“那不是资助，是合作。我的任务是向美国提供有关伊拉克的重要情报。”
- (12) 在赛场上，姚明第一次那样不客气地对队友发脾气，那不是他的性格。哈里斯说，姚明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

上面各例句中的“不（是）”是对“这/那”所指代的事情的否定。“不”与“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开。后来，在保持上述用法的同时，“这/那”与“不（是）”相结合以否定形式出现在反问句中，表达肯定语气。例如：

- (13) 徐光春眼尖，用手指着照片正中没戴眼镜的邯钢总经理刘汉章说：“这不是吗？”
- (14) 当我慢慢接近坐在那儿正微笑着望向我的少妇，我忽然认出了她。这不是赵雅芝吗，多年不见，我差点没认出她。（《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15) “我觉得我们到了，”泰斯指了指，大声说：“那不是吗？”（雪克《战斗的青春》）

(16) 外表富丽堂皇，内里马马虎虎，那不是另一种方式的欺骗行为吗？

同一时期，因为反问句所表达的语义是肯定的，所以表示疑问的语气词“吗”很容易被表达不容置疑语气的语气词“嘛”所替代，成为“这/那不是嘛”。

如：

(17) 美玲小心翼翼地走出食品店，免得自己也滑倒，然后站在一旁观察。

喏，这不是嘛？沙土箱就在那儿，一伸手就能够得到。

(18) 当妻子望着他那断臂泪流不止时，他微笑着说：“我这不是还剩一条胳膊嘛，凭这一条胳膊，以后，我照样抓罪犯。”

(19) 革命——好哇，听上去像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大汇演。文化——那不就是歌舞表演嘛；大——就是全体、都来；革命——就是新、头一遭。（王朔《看上去很美》）

(20) 即使没有奇迹，——也不会有坏处。如果有了奇迹，那不是很好嘛！（《母亲》）

在“这/那不是吗？”、“这/那不是……吗？”中，“吗”只是一个语气词，在被表达不容置疑语气的语气词“嘛”所替代后，“吗”与“嘛”更是显得可有可无了。如例句（17），把“嘛”去掉后句子变为“美玲小心翼翼地走出食品店，免得自己也滑倒，然后站在一旁观察。喏，这不是！沙土箱就在那儿，一伸手就能够得到。”例句（20）去掉“嘛”后为“即使没有奇迹，——也不会有坏处。如果有了奇迹，那不是很好！”如此看来，不论是“吗”还是“嘛”，它们跟“这/那不（是）”的结合并不紧密，但是所表达的意思却并没有因为“吗”或“嘛”的脱落而发生改变。这之后又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21) 老东山神志恍惚，指着梁头叫：“那不是，白猫大人在盯着我，要领我上西天！我不去呀，白猫大人……”（冯德英《迎春花》）

(22) ——“保佑她吧！”一个女人画着十字说。

——“小姑娘和小男孩给抓住了吗？”

——“那不是，把他们领来了，大女儿抓住的……唉，这些任性的孩子！”（《罪与罚》）

(23) “您得帮我们一把。您有门路呀！您得给我们也找个安身的窝儿。这不是，您倒先给自个儿找了个安乐窝了。”（老舍《鼓书艺人》）

(24) 他倚着唐家院门对后边的人说：“就是这院，我眼瞅着那小子进了这院。这不是，三轮车还锁在院外。”（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在话语标记产生的语法化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同理认证“是”与“这/那不”结合的程度并没有那么紧密。例如：

(25) 再说这些企业家谁没点破事啊？都抓起来，那不乱套了嘛……（谈歌《城市警察(5)》）

(26) 再说，大家都下海，岸上没有啦，那不也太单一？

(27) 一天也不休息。一年到头，天天如此，你想，坐牢还有放风的时间呢，这不比坐牢还不如嘛！

(28) 她要跟你结婚？这不好事嘛！（《中国式离婚》）

这个时期反问句式用例中语气词“吗/嘛”以及动词“是”的脱落，表明此时“不”语义弱化，“这/那”与“不”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了。例如：

(29) 今天看了乡政府送来的挂历，明白了领结婚证的重要性。这不，他俩正准备去领结婚证哩！

(30)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不，杨老谷子的心脏病又犯了，到了医院就给留下了。

(31) 唐家婆母抹了把老泪：“苦尽甜来啊，这不，菩萨保佑，一大家子又团聚了啊。”

(32) 壶山、熟溪会告诉你：“他们就在我的脚侧，我的怀中。那不，依山傍水，拔地而起的，就是刚刚在武义建成的好来西现代化办公大楼。陆地、海洋会告诉你：“他们在我的各个方位，在我的各条航线。那

不，好来西服饰正漂洋过海，把倩影留在大千世界，把美酒向海角天涯。

上面这些例句表明，“这不”、“那不”处于前后小句之间，前一小句给出条件或原因，后一小句则对前项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和推导，或引出话题(30)，或解释说明(31)、(32)，或表达一种因果关系(29)。这正是话语标记“这不”、“那不”所处的这种共同的语义框架(同时也是共同的语法分布)赋予话语标记起到承前启后的篇章衔接功能。

2.2 “这/那不”语法化动因

2.2.1 经济原则的驱动

话语标记“这不”、“那不”的语法化受到经济原则的驱动。“这不”、“那不”最初是存在于“这/那不是吗？”、“这/那不是……吗？”反问句中，以否定形式来表达肯定的含义⁵⁾。如：

(33) 胖子的电话号码在记事本上怎么也找不到。问凤霞，凤霞指出她所记下的电话号码说：“这不是吗？”祖光一看，原来凤霞把“胖子”写成“肚子”了。

(34) “香雪，你看见我的那本书了吗？”“那不是吗？”香雪指指桌角。（铁凝《哦，香雪》）

(35) 汉朝如果能跟月氏联合起来，切断匈奴跟西域各国的联系，这不是等于切断了匈奴的右胳膊吗？（《中华上下五千年》）

(36) 孙子到处找：“爷爷，我的镰刀不见了！”爷爷直起腰看了一下，说：“那不是在你腰里吗？傻孩子！”孙子说：“不是说我没有腰吗？”

5) (于宝娟, 2009) 认为, “这/那不是吗?” 本身已是话语标记, 表达肯定的语气, 所以“吗”很容易被表达不容置疑语气的“嘛”所置换, “这样, 字面上的否定形式很容易被说者的主观意向重新分析为实质上的肯定形式, 否定形式‘不’成了加强肯定语气的标记。”

众所周知，指代本身就是语言经济原则的体现。关于这一点，《马氏文通》曾经指出，“凡行文所以用代字者，免重复，求简洁耳”。在“这/那不是吗？”、“这/那不是……吗？”中，“吗”只是一个语气词，在经济原则的驱动下，首当其冲被省略，而后，非语义重心的“是”又被缩减，最终形成话语标记“这不”、“那不”。如：

- (37) “对啊，对啊！”水山兴奋得要跳起来，心想，别说区委书记春梅老强调做思想工作，振德说他性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不是，他江水山也学会了，对方被说服了。
- (38) “凭肉眼就看得见。那不是，就在那儿！”军官用手指着河对岸左边看得见的烟，他脸上的神情严肃。（《战争与和平》）
- (39) 辛勤耕耘的果园正当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时，却要无偿交出，这不太亏了吗？
- (40) 这下可好了，你不变型也得变，不然，干不出来，卖不出去，那不塌天了吗？
- (41) 去年他们买了车，一边跑运输，一边忙活自家的活，收入增加不少。这不，家里有了底儿，媳妇也就进了门。
- (42) 甬提啦，6岁坐在钢琴旁练指法，7岁学美术，这不，我爸这两天又要让我学书法。
- (43) 那不，乡亲们出现了，羊肚白的毛巾挥舞着，铁锹、镢头上下抖动着。
- (44) 村里还办了卫生室，小毛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那不，老县委的院子如今是滕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了。

在经济原则的驱动下，“这”、“那”的指代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指代单个词语到指代前项条件、原因小句，这一经济组合使得篇章形式得以精简，顺应了语言发展的内在要求。“这/那不是吗？”“这/那不是……吗？”最终固化为话语标记“这不”、“那不”。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总结出“这/那不”的缩减过程为:

这/那不是吗——这/那不是嘛——这/那不是——这/那不

2.2.2 语义虚化及语义框架模式的建立

语义虚化在这里主要指“这/那不是吗?”反问语用意义的弱化甚至消失。从上面例句(7) - (10) 我们看到“这/那不是吗?”中“这”、“那”所指代的内容在说话人看来是个明显的事实, 但听话人在当前语境下却没有注意到, 说话人用“这/那不是吗?”提醒或责怪听话人, 迫使听话人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作为审视对象, 或在语境中寻找答案。

“这/那不是吗?”反问语用义的实现需要一个认知前提: 说话人刚收到的信息与他原有的认知倾向不符, 所以用“这/那不是吗?”来进行反问。若不存在这样的认知前提, 那就说明表反问的功能消失, 成为一个话语标记。语用上先后发展出提醒、强调、解释说明、举例、递进、引出下文等作用。如:

(45) 这么一裹, 这么一裹, 就跟什么似的, 啊, 这么一下儿, 这么一下儿。

这不上下还富裕着呢吗? 一提醒

(46) 四代了, 哎。我的祖祖父, 祖父, 嗯, 我的父亲, 我们, 这不四代了。

一提醒

(47) 郑先生说, 尽管医生叮嘱控制体重, 但因为心脏和胃的问题都解决了, 上海的饭菜、小吃、点心又特别好吃, 这不, 比起在台湾时的体重又增加了15斤。一强调

(48) 俺这一垄棉花就逮了300多条虫子, 打了您这种药后, 虫子没有了, 这不, 一下午才逮到7条, 还是半死不活的, 你们的药真神啊!” 一强调

(49) 类风湿八年了, 到全国各地好些大医院都去过, 病情却愈来愈重了, 这不, 连出租车都坐不了, 靠担架抬来的。一解释说明

- (50) 如今的生活变化快，这不，京城又出了电脑计时学开车的新鲜事。——举例
- (51) 挺自豪地摊在我面前，什么市级好教案奖啦，县优秀班主任啦等等。这不，最近又拿回了讲课一等奖。——递进
- (52) 新年出第一趟车，应放鞭炮图个吉利。这不，赶着志艳出事了，还说什么呢？——转折
- (53) “现在人们更加重视学习了。这不，黄金周这两天每天都要接待读者好几千人，外借的图书、光盘几千册(张)，各图书阅览室往往早上刚一开门，就坐满了读者。”在济南市图书馆里，副馆长吴伟感慨地说道。——引出下文

话语标记“这不”、“那不”最初存在于“这/那不是吗？”“这/那不是……吗？”语言框架中，后语法化为具有内在统一机制为其所处的共同的语义框架——处于前后小句之间，前一小句给出条件和原因，后一小句则对前项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和推导。话语标记“这不”、“那不”所处的这种共同的语义框架（同时也是共同的语法分布）赋予话语标记起到承前启后的篇章衔接功能。“某些虚化机制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语用的原因而触发的，其虚化过程的最终完成，也是通过语言的表达而实现的”。张宜生（200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话语标记“这不”、“那不”所包含的“否定”成分“不”对其衔接功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戴耀晶2000）否定形式所传达的信息是不足量的，还要看否定形式之后的所给出的信息。

2.3 “这/那不”语法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性

话语标记“这不”、“那不”在共时层面上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⁶⁾。在

6) 常用近远指代词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里使用的次数如下：近指代词16645次，远指代词6287次，其中近指代词约占73%，远指代词约占27%。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近指代词出现的语频远远高于远指代词所出现的语频。

对例句（本文所用例句除特别说明外，均出自北大语料库。）进行筛选时我们发现，反问句“这不是吗”远比“那不是吗”出现的频率高。同理，在其语法化过程中，随着语气词“吗”、“嘛”和动词“是”的逐渐脱落直至完全成为话语标记，“这不”的出现频率远比“那不”的出现频率要高。这是因为随着认识的提高和语言的发展，指示代词开始有了近指和远指的分别。曹秀玲(2000)统计了20万字的语料，指出“这”、“那”加NP回指的比例约为34%比9%，“这”的用量远远高于“那”；“这”、“那”单用回指上文时，比例约为62比37；“这”的用例远远高于“那”，约为其2倍。石毓智(1997)在王朔的五篇小说中考察了两种句式：指示代词+ S + VP (格式一)、S + 指示代词+ VP (AP) (格式二)。在格式一中，“这”是“那”的两倍；在格式二中，“这”是“那”的五倍。徐丹(1988)统计发现，指示代词“这”、“那”在使用中是不对称的，“这”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那”，在常用词中“这”位列第10，而“那”则位列第182⁷⁾。王灿龙(2006)认为“对于书面表述语体中由一个或若干个小句表达的事件，下文如果需要概括性地重提，那么，一般情况下，强烈倾向于用近指代词‘这’。”因为这跟事件与表达者的指称距离的远近相关（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如此）。所以表达者如果用“这”，可以在心理距离上将所指事件“拉近”，如果用“那”，可以在心理距离上将所指事件“推远”。沈家煊(1999)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指出，人类的认知活动是以自我为中心由此及彼地展开，故而近指的“这”在心理上的可及性高于远指的“那”，属于无标记项，远指的“那”则属于有标记项，无标记的意义比有标记的宽，可以包容有标记的意义，因此会导致“这”的使用频率比“那”高。从以上学者的统计数据不难看出，从语言运用的总体来看，“这”及其派生形式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那”及其派生形式。总之，数据显示，它们在使用上是不对称的。因此我们认为，话语标记“这不”、“那不”在共时层面上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是由于指示代词“这”、“那”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人的认知活动的不平衡性造成的。

7) 徐丹(1988)指出，我国最大规模的汉字统计频度表表明，“这”位于第10个常用字，出现次数为138 426次，而“那”却位于第182个常用字，出现次数为28882次。

三. 话语标记“这不”、“那不”的语用功能

虽然现有的关于话语标记的研究未形成统一地研究方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话语标记语在话语中的作用是语用的,而不是句法和语义的。韩礼德认为语篇功能是在创造语段过程中的组织功能。而话语标记的语篇功能是“说/作者通过运用话语标记把意义上相互联系的话语单位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语义连贯的篇章。”(刘丽艳,2005) Fraser (1996) 则明确指出,只有那些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小句的词语才能叫话语标记语;话语标记语的作用就是点明或是突出同一语篇中两个话语单元之间的语义关系;这两个部分可以是比邻的,也可以是分离的,可以是同一个人的话语,也可以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对话;话语标记不能创造语义关系,因为没有话语标记,这种语义关系其实也是存在的,使用话语标记的目的是为了让听话人准确识别出这种语义关系。

上面我们已经充分论证了话语标记语“这不”、“那不”的语法化过程及其在语法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这时的话语标记“这不”、“那不”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句法和语用现象频繁出现于口语交际中,它们所处的这种共同的语义框架(同时也是共同的语法分布)赋予话语标记起到承前启后的篇章衔接功能。请看下面这些例子:

(54) 卖主说:“这是良种鸡,长得快。这不,今年二月从恩施种鸡场购回一百只小鸡,仅养了两个半月,就长这么大了。”

(55) 大伙儿给我的关怀、爱护太多了。这不,前两天我到蓝岛去买洗衣机,人家售货员忙前忙后,帮我选呀试呀,还给运来,送到楼上。昨儿个在电话里听我说洗衣机噪音太大,二话没说,人家又给换了一台……

在言语交际中,语言使用者经常会希望自己说出的话语能够引起听话方的关注和认可。对于主题话语、关键话语、重要话语等成分,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多种手段,或加强话语分量,或提示注意关键,以引起交际对象的注意。”(刘永华、高建平2007)

再如：

- (56) 中年男人拿出一本杂志给大家看：“嗨，还真中了大奖！10万元哪！这不，杂志上登得明明白白。
- (57) 花完了最后一点儿钱，于是就自杀了。小姑娘，男孩子，老年人……这不，今天早晨就接到报告，有一位不久前才来到这儿的先生自杀了。（《罪与罚》）
- (58) 她也有让我吃惊的时候。那一张张奖状常常挺自豪地摊在我面前，什么市级好教案奖啦，县优秀班主任啦等等。这不，最近又拿回了讲课一等奖。每当此时，她那美丽的大眼睛便溢出一丝得意。
- (59) 尤其这两年，行行业业都走上正轨，钱没有过去那么好赚了，这不，稍有不慎，传票就先来了。这年头，不干贴钱的买卖就算万幸了。（张欣《今生有约(4)》）

话语标记在语义上没有真值条件意义或概念意义，但具有程序编码意义，其意义是隐含的；话语标记的作用主要是语用的、动态的，以说话人为取向，明示说话人的态度、方式、评价等，是言语中话语单元之间的内在的语义关系明晰化的一种语言机制或手段。话语标记就是指那些能使话语产生语用含义，使发话人准确向听话人传递语言信息的语言形式。例如：

- (60) “我这就这么‘贱’，不带队员心里就空落落的，总也不踏实。这不，我这回就是来选队员的。”
- (61) “要论惊险，那剧情才更叫人觉得够味。这不，全城的老少谁甘坐失此良机？哪个不想先睹为快？”

例句(60)说话者明确向听话者表态“我这就这么‘贱’，不带队员心里就空落落的，总也不踏实。这不，我这回就是来选队员的。”而例句(61)则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全城的老少都不甘坐失此良机，都想先睹为快。

Blakemore 从交际的本质出发，认为话语标记的使用是发话者为了更好地借助这些标记对语境产生制约的结果，将它们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提高到了人

类认知心理的高度，强调话语标记能对听话人的认知推理过程加以制约，引领听话人走向最佳关联。

(62) 村支书大概猜出我的心思了，解释说：“同志，不瞒你说，我们村里每年都有人去城里打工，可进城以后，城里人三天两头地查他们的暂住证，碰上我们有些兄弟把证搞丢了或是忘带了什么的，那可就是一连串的麻烦事儿……他们肚子里有气，又不敢说，回来以后老朝我嚷嚷，说是什么时候也给城里人办一回暂住证。这不，今几个逮着机会就冲你们来了……”

(63) 如今总算是摸到了戏剧创作的门坎儿，在舞台艺术行当里，说话有些底气了。这不，组织上又调我到中国作家协会来做党组副书记工作。几十年转了一个大圆圈，又回到了我踏进艺术大门的出发点上，又要改行从头学习了。在踏进中国作协大门时，我写了一篇“进门的话”，题目叫《迈好这道门坎儿》，话是这么说，心里总打着鼓，已经60岁的人了，再拾起学习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担子挑上，不是不自量力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话语标记“这不”、“那不”在话语中的作用是语用的，是言语中话语单元之间的内在的语义关系明晰化的一种语言机制或手段，表示提醒、强调、解释说明、举例、递进及引导，在语篇中起到承前启后的篇章衔接功能。

结论

由话语标记“这不”、“那不”组成的篇章所传达的交际意图，通过其他形式也可以传达。然而，“这不”、“那不”组成篇章的众多衔接功能却是其他形式所不具有的。话语标记“这不”、“那不”是由反问句式“这/那不是吗”、“这/那不是……

吗”形式上的缩减和语义上的虚化得来的。这种特殊的语法化过程使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使篇章形式得以精简。

话语标记“这不”、“那不”在共时层面上的发展表现出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源于指示代词“这”、“那”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它们的语法化进度和人们自由选择使用的主观化程度与各自的语体色彩相关，也受制于各词自身的使用频率，从而形成语体色彩、语义功能和主观性强弱相关的三个连续统。

参考文献

- 曹秀玲. 『汉语“这/不”不对称性的语篇考察[J]. 『汉语学习』, 2000 (4) .
- 方梅.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 『中国语文』, 2002, (4).
-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廖秋忠. 『廖秋忠文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 刘丽艳. 『作为话语标记的“不是”』,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5, (6).
- 刘丽艳. 『话语交际中的话语标记』, 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2005.
-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 吕叔湘.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5.
- 冉永平.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 『外语研究』, 2000. (4)
- 邵敬敏.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萨丕尔. 『语言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31.
- 沈家煊. 『实词虚化的机制』[J]. 『当代语言学』, 1998, (3).
- 石毓智. 『指示代词回指的两种语序及其功能』[J]. 『汉语学习』, 1997, (6).
- 王灿龙. 『试论“这”“那”指称事件的照应功能』, 『语言研究』, 2006, (2) .
- 吴福祥. 『语法化“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3, (1).
- 徐丹. 『浅谈“这/那”的不对称』[J]. 『中国语文』, 1988, (2).
- 于宝娟. 『论话语标记语“这不”、“可不”』, 『修辞学习』, 2009, (4).
- 张宜生.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 『中国语文』, 2000, (1).
- Blakemore, D.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Oxford: Black well, 1992.
- Fraser, B. Types of English Discourse Markers [J]. Acta Linguistica Hungarica (1988) : 1-4, 19-33.
- Fraser, B. Pragmatics Markers [J]. Pragmatics (1996) : 167-190.
- Hopper, P. J&Traugott, E. C. Grammaticaliz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chiffrin, D. Discourse Markers [M]. (Studies in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Schiffrin, D. A pproaches to Discourse [M]. Oxford :Blackwell, 1994.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 Arnold, 1999.

<Abstract>

A Study of Discourse Markers “Zhebu”, “Nabu”

Wang YingLi · Um YongUk

Discourse markers —“Zhebu” and“Nabu”in the spoken language or the discourse, which is from “Zhe bu shi ma?”, “Na bu shi ma?”to reduce the formation and the semantic grammaticalization.

“zhebu”、“nabu” usually occurs in the middle of a speech turn, has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proving by examples and explaining the result, “zhebu”、“nabu” occurring in the turn-opening has the discourse function making an explanation cause. As a discourse marker, “zhebu”“nabu”also has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identity function, explanation, emphatic func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expressing the current things.

Key Words : zhebu ; nabu; discourse markers ; grammaticalization ; pragmatic functions

투 고 일 : 2011. 5. 6. / 심 사 일 : 2011. 5. 20. ~ 2011.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6. 15.